

品鉴坊



郭剑卿

无独有偶，媒体缅怀齐邦媛老师之际，我的研究生课程恰巧走进1920—1930年代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。像一个不期而遇的启示，穿越一百年的岁月长河，出生于1924年的邦媛老师带着她的《巨流河》，和我们站在了华夏儿女共有的历史文化起点。随她踏上一条现代中国女性生命的寻根溯源之旅，如此邂逅，如此馈赠，怎不激发后辈几多荣幸，几多悲欣！

■ 郭剑卿

颠沛求学途中的文学启蒙

我读《巨流河》，可谓大河浩荡，丰沛悠长。邦媛老师胸中有丘壑，笔下生风雷，成就的是一部有智慧有温度有风骨的女性史诗。令我思古遥想起汉代诗人蔡文姬的《胡笳十八拍》，近念联想到现代东北流亡女作家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《生死场》，女性颠沛流离的步履从远古走来进入现代直至21世纪的当下，数千年的辛苦路，真的是“不同的时代流不同的眼泪”！其间的女性声音虽细若游丝而不绝如缕，终成弦歌不辍的黄钟大吕响彻云霄。所谓逝者不可追，来者犹可待，在《巨流河》一百年的聚光灯背后，一个学贯中西的现代中国女子，遍尝国难家愁之苦，去国失乡之痛，她一路走来阅遍故国山川人物，却怀一生诚意善始善终，无一处无一字不是女性智慧女性力量的诗意升华。掩卷沉思，邦媛老师留给我们的无疑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，关于战争与和平、国族与家族、社会与时代、命运与人生，响彻女性叙史的时空。是个人也是国人，是民族也是人类，有性别也有性情，不同的读者尽可以从不同角度获取滋养启迪。站在女性生命的角度，我所着眼的是，老师一

阅读提示

■ 周显波

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，性别话题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网络上因为具体发生的社会事件、文化事件而掀起全民性的讨论热潮。王红旗新著《新女学时空——中外女性、性别热点问题共情阐释》的问世，可以说既是王红旗多年来对中外女性写作、中外女性问题思考和研究的一次“集结”，又是她向所在研究领域吹响的号角。本书以研究者和在场者的身份回应了我们所关注的女性话题、女性研究话题和女性文学研究话题。

■ 周显波

温柔·在场

王红旗是名副其实的女性文化、女性文学研究的在场者，她以“在场者”的身份观察、思考、探索与女性相关的文化问题、文学问题，以及社会问题。曾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《中国女性文化》学刊主编的王红旗，完整地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女性文学、女性理论的发展与成长，以自己的行动为近三十年中国女性文化研究留下了重要的历史痕迹，同时也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2000年10月创刊的《中国女性文化》学刊，是“国内第一份以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为核心的连续出版物”，除前两期为联合主编外，自第3期至第21期，13年来都是由王红旗一人主编，可谓名副其实的“一个人的战斗”。当然，在“一个人的战斗”的背后，是中外学者的深度支持。学刊每一期文章的选题、质量有目共睹，从性别理论研究，到中外女性文学，再到对“人造美女”等热门话题的深度讨论，以及对精英女性的访谈，每一篇文章都是与当代女性文化领域息息相关的。王红旗在其中的默默付出是旁人无法想象的，就这一点来看，她的确配得上“女性文化研究的一面红旗”。

翻阅这一本《新女学时空》，读者既能读到她

百年阅历淬炼的女性生存智慧

——《巨流河》的“她力量”



编者按：近日，《巨流河》作者齐邦媛去世，享年100岁。2005年，已是八旬高龄的齐邦媛抱持着“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”的信念，决心在“人生最后的书房”写下一封恳切的“长信”。2009年，回忆录《巨流河》出版，这部25万字的作品由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，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，一半是抗战流亡的家国悲歌，一半是来台垦拓的踏实脚印，为两岸留下了一部“至情至性的家族记忆史”。

生凭借“阅读”获得的女性力量与生存智慧，而引发我们如何应对各种各样人生境遇的终极思考。有必要说明，本文所谓的“阅读”，除了狭义的字典意义，更指向广义的人生阅历。毫无疑问，齐邦媛是真正的20世纪现代中国知识女性，不妨提炼几个独属于齐邦媛的阅读阶段，领略其百年阅读经验与人生智慧。

人之初的忧患启蒙。幸耶不幸？齐邦媛出生的大时代是动荡离乱的，但她拥有一个相对平静宁谧的“小时代”——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感情理智兼备的理想中产阶级家庭。这使她成为那些命如草芥，朝不保夕的万千中国女子中的幸运儿。当她翻开人生大书的扉页，首先是来自父母的启蒙。她的父亲15岁考入天津新书院、18岁留学日本，22岁留学德国，对时局与国运有着自己独到的理性思考，深怀民族自尊，践行教育救国。“父亲给我理想深度，我的文学情怀和待人态度却是得自母亲。”从离开东北故土到寄居台湾，母亲经常怀着幽怨哼唱《苏武牧羊》《孟姜女》，用她悲怆的歌声把故乡镌刻在子孙的记忆深处，母亲讲述的原野故事、家族故事激发了女儿一生的文学想象。小学教育程度的母亲对家庭、同乡的温情奉献，保留了毫无修饰的贤德女性模样，给邦媛童年至终生的启发。终其一生的亲情阅读，耳濡目染成为一个至情至性的女子，也为她面对人生风浪提供了情智兼备的永恒港湾。

齐邦媛的求学时代，交织在血泪流离的十四载抗战路上，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，由东北而北平、天津、南京、桂林、武汉、重庆及至台湾，亲历生离死别，成为她“对国家民族，渐渐地由文学阅读扩及全人类悲悯的起点”，也奠定了她一生奋斗的态度雏形。三江汇流处的大学生涯受教于朱光潜、吴宓、袁昌英等恩师名师，特殊时空的文

化邂逅，给了她极高的文学起点；使得流亡之旅升华为诗意行走，培育了一种狂野浪漫朴实简朴的人格力量。多年后自己执教浪漫时期文学，在文学经典的重读重评中，对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获得深深的敬意与认同；也让她痛彻感悟人生没有绝路，弦歌不辍便是活着的最大依靠，这“经验”是她一生受用不尽的心灵光源。幸耶不幸？如鱼饮水冷暖自知。

沧桑巨变中的“她力量”

齐邦媛的一百年，个人课题和时代课题激荡交织，个人命运与家国前途的平衡一致成了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考题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激进者摧枯拉朽壮士断腕，取他山之石以期攻玉；改良者汲取历史旧魂引发生新魂，希冀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，而非悍于求变，以戾气损伤文化。然而福兮祸兮？后人自作聪明的预判或愚妄冲动的煽情，均不足取。我们听到了另一种诚实的叙述，关于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，关于个体的心灵性灵的成长，关于可爱前途的追求与实现。这是多么奢侈的愿望，需要一个女子多么艰难的咬牙坚持。她面对了因政治道路的选择而经受的友谊破裂，也因战争而不得不一个人独自承受爱人的牺牲、爱情的消陨。一段有可能成为佳话的英雄传奇浪漫爱情，因战争的无情与残暴、个人的无力和弱小，两个年轻个体的幸福和憧憬被生生吞噬。一个是俊朗青年，不得不以基督徒的身份由流离的困境投入残酷的战斗，上帝的裁判和自我的审判，双重审判纠结着国恨家仇洒血疆场。一个是豆蔻年华的文艺女青年，一点一滴擦掉年轻丰沛的眼泪瘢痕，收拾埋葬带血的血色浪漫，彼此最隐秘的伤痛。那一代人别样的爱情体验，实在是他们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。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的弥足珍贵，一个26岁年轻人提笔与他有限的往事、与他心爱的女孩告别，捧读那近百封不是情书的情书，即使隔了时间的长河早已远离战争的后人，也仍然不胜唏嘘热泪潸然。时代与社会无法保证她们无忧无虑地享受友情和爱情，唯有借助文学和宗教的

力量，全心投入乌托邦的浪漫世界，为自己的心灵寻求避难所，在诗书之间朝着光明憧憬可爱的前途。光荣梦想、英雄崇拜、浪漫激情，伴随一个战争年代的少女从小学完成大学学业，在枪林弹雨中体验救赎生命的不朽，于爱情友情间赏音乐、听鸟鸣体验自然天籁，用脚步丈量战火烧焦的土地，汲取江山气势、河流激荡、寺庙雄伟，这段残酷战争中的心路历程，强壮她中国不会亡的骨气，收获了心智历经淬炼的丰满与成熟。

忧患中的成长“如此悲怆，如此愉悦，如此独特”，诚哉斯言！如此悲壮的成长，也让我们不禁思考：大难当头，女子何以自持，何以安身立命，选择怎样的活法？《巨流河》不是宏大的历史教科书，也非狭义的个人史所能涵盖。唯其具有超越政治正确超越一己私情的视野与襟怀，超越地缘国体局限的文化自信，成为蕴含诗一般真理的史册，载入20世纪中国人的心灵史、国殇史。它有着齐邦媛个人深深的烙印，凝聚着一种独属于齐邦媛的“她”力量，见证了一个化茧成蝶的现代中国女子的站立与崛起。这个经历20世纪沧桑巨变的中国女子，这个享有百年仁寿的智者，生于忧患而终于恬淡，始于沉郁而终于欢愉。她的脚步，行走在人间，一生寻找构筑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石，除了机遇，更得益于自己的慧根和努力。最好的日子与最坏的日子交织，山水清明日月同在，有趣味、有温度、有尊严的生命底色不变。她一生阅人无数，经事无数，读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书，把自己长成一棵阔叶树，思考的叶片从绿叶的青葱蓬勃到红叶的绚烂柔韧，投射到字里行间充满情智张力。如鲁迅所言：“博大的诗人”感得“全人间世”，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闷。”从身体到心灵，从惊魂未定到处变不惊，她的一生堪称波澜壮阔。超越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使命，齐邦媛以其现代知识女性的格局视野，呈现出一种更大的文化关怀和生命启示。

巨流河，无疑是她溯源而上找到的终极意象和愿景象征：汇通东西，百川归海，更开阔，更沉着，更自由，大河浩荡大江壮阔生生不息。（作者为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女性，“发现自己的声音”

——王红旗新著《新女学时空》的探索和启示



对女性文学、性别话题的阐释，对于性别理论的思考，也能读到她与其他女作家、女性研究者的思想碰撞，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还原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和《中国女性文化》学刊新世纪发展最重要的十余年的历史，也还原了一个作为主编和主任的她的心路历程与探索方向。因此，这本书虽然是多篇文章的集成，但潜在的脉络却是极其清晰可见的。而如果将王红旗的《爱与梦的讲述》《灵魂在场》，以及主编的刊物一起作为观察的对象，可以说，“在场者”的她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女性文学、文化研究的守护者，默默呵护且伴随着她所关注的领域一起生长。

■ 周显波

共情·深耕

“共情”是王红旗新作副标题的关键词之一。在笔者看来，“共情”也是理解她学术道路的重要视角。“共情”首先指的是王红旗的研究立场与方法。在文学批评研究领域，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常常不需要有直接的联系。在一般情况下，面对着分析对象，研究者的情绪不能过多代入分析之中。但是王红旗的研究不是这样。在《新女学时空》里，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、她的那种标志性的对话式研究。在书中，有与葛水平、安顿、罗露西的对话，也有与女性艺术家田培培、姜杰的对话，也有和张桂梅及中外女性学者的对谈和交流，在这些现场感十足的文本里，对话之间的思想碰撞俯拾即是。

对话，作为最古老的思想呈现形式，在王红旗这里成为研究对象文本意义的补充，成为面对刚

刚萌芽的社会现象——文化现象分析与走向的预测，成为思想实验的碰撞与灵光一闪的表达，成为女性发现自我、袒露自我、表述自我思考的平台。而在每一次对话之中，既是每一位女性作家、艺术家、学者思想、观察和体验的表达，同时也是王红旗作为一名交流者、研究者主体性的表达。对话者之间平等沟通，这种平等是充分建立在女性体验、女性经验和性别视角之上的。所以，王红旗这种对话体研究文本，是研究式的对话，也是对话式的研究，当然也是理性与感性合一的奇妙之旅，那种生动性、鲜活性的现场体验感是与话题的深度挖掘牢牢地凝结在一处的。书中这种共情式的对话研究，是完全建构在性别共情、理论共情的基础之上，真正实现了国际国内的双向“共情”。

“共情”还体现在她对性别问题的发掘、判断与认知上。作为一名女性，作为一名耕耘女性文化几十年的学者，她对当代女性问题、性别话题有非常多的判断与思考，其中颇多真知灼见。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她对于许多性别话题、女性问题现象有精准，甚至颇为“痛快”且“给力”的观点——这一点让熟悉她的学者都深深佩服，当然，我们也能看到她也有在许多女性看来相对比较保守的回应。如在《让女性重新认识自我，让社会重新认识女性》一文中，当网友问到“是否赞同非婚同居和非婚流产”时，王红旗认为，“关于非婚同居和非婚流产，根据调查，中国的女性是深受受害的”。这在普通网友看来偏向“保守”的回答，背后却是对女大学生处境的调查和研究，是实际调查中得出的结论，当然也是一位女性基于女性现实状况而给出的诚恳建议。在笔者看来，记录这次交流的文章题目“让女性重新认识自我，让社会重新认识女性”，是她苦苦追寻并始终坚持着的，是贯穿本书的重要线索，只有“重新认识”才能有新时代的“新女性”，继而才可能有“新女学”。这是来自实践的摸索，次序是万万不能颠倒的。

■ 周显波

及物·超越

王红旗从来从不固着于单一的理论和纯粹的理念，她不只是围绕书斋而生产，而是极其重视实践的。所以，她的研究，连带着她的研究成果都是充分“及物”的。

论著里的思考，首先指向她始终重视的女性独有的生命体验的寻找、女性性别意识的彰显及实践的可能性。何为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？在本

书中可以发现，王红旗一直致力探讨一种本真的、来自母性精神的“原色自我”，通过这种体验的获得，而从理性出发“追求精神独立”，“进而产生性别关怀与超越性别的人类关怀意识”。

在她看来，女性性别意识的获得，目的绝对不是制造性别间的对立。她始终倡导“第三种立场”，“即用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与理性的两性关怀，来探索女性生存发展的真实步履与命运状态”，继而才能“逐步建立男女平等、和谐共存的两性亲密伙伴关系”。“第三种立场”显然针对的是性别对立而出现的性别隔阂和战争，是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基础之上，在互相尊重和沟通的基础之上建构起一个崭新的、超越性的共同体。当然，“第三种立场”的确是属于理想主义的，或者更准确地讲，是人类努力的方向，但通过作为一种性别价值观的“第三种立场”，是用以回应社会性别话题，批评现代性的一种理论资源或方法。借由“第三种立场”而追求“超越性性别的人类意识觉醒”，又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掉进性别偏见的陷阱。所以，这是一条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新路。王红旗研究与实践的“及物性”就体现在和现实的紧密联系上，因而她的成果才能够有效地超越偏见，挖掘出现实里被遮蔽的内容物。

从书中看来，王红旗将这一系列性别理论和方法应用在了自己“当家本行”——华文女性文学批评之上，在对安顿的《原色》、徐坤的《爱你两周半》、方丽娜的《到中国去》等作品的性别视角的分析都相当出色且深刻。与此同时，在一系列有关中外女性话题的对谈和讨论之中，她无一例外地展现出了一位温和、从女性处境和体验出发且寻求超越的学者风采。

“发现自己的声音”来自本书的一次对谈，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作是王红旗的学术目标，本书中的所有文字都是女性在寻找、发现自己的声音，当然，也是让女性，也包括让男性听到她们的声音。因为只有女性完全拥有了自己的声音，才能“让社会重新认识女性”。

《新女学时空》是王红旗在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领域耕耘多年的成果集结，也是她作为在场者参与女性话题、实践性别理论的成果展示。这本书从主编视角为《中国女性文化》的发展历程留下了旁人无可取代的记录，也为一个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二十多年的她，留下了一幅难以磨灭的肖像。2017年起，王红旗正式卸任中心主任，但她依然在路上，依然在执着地去发现、去表达女性自己的声音，证明女性文化不是点缀的风景，去实践新女学，努力去实现跨越性别的人类意识觉醒的梦想。（作者为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）

阅快

《东北故事集》

迟子建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月版

《重构关系：数字社交的本质》

邱泽奇 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版

《恋殇》

叶辛 著
作家出版社2023年8月版

《昨晚,妈妈打来电话》

陆源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3月版

本书为陆源近期新中篇小说。主要讲述作者有关母亲、阿姆以及姊妹兄弟的童年往事，一个家族几十年的生活，在诗性的语言中娓娓道来。陆源的文笔真挚恳切，语言辞辟精炼，散文令人动容。于陆源而言，或许叙事学即词语学、句子学。无论多大体量、何种结构，都是以一个句子为单位，从一个句子开始，到一个句子结束。陆源追求的并非形容词、副词，而是独属于自己的造句观。（景杉 整理）